

改定元賢傳奇

一晚還不起來。只怕有人喫酒。孩兒起來罷。
正旦上云。妾身裴興奴是也。在這教坊樂籍
中。見應官妓。雖則學了幾曲琵琶。爭奈叫官身
的無一日空閒。這門衣食。好是低微。大清晨每
親來叫。只得起來。天色還早里。唱

仙呂點絳脣。從天未拔白。酒旗挑在歌樓外。
呀地門開。早送舊客迎新客。混江龍好教我
出於無奈。潑衣食子辦的好栽排。想着這半生
花月。知他是幾處樓臺。經板似課名排。日喚落

葉似官身吊名差。更怎當老母銀堆里捨命錢。
眼里安身卦席般出落着孩兒賣。幾時將纏頭
紅錦換一對挿鬢剗釵。做兒婦科旦云。
母親萬福。喚你孩兒有何話說。搵云。沒甚
麼話說。只是咱這等人家。要早起些兒。先頭淨
面。打扮的嬌媚着些。倘有俊俏來。賺他幾文錢
養家。你只管里困睡。誰送錢來與你。旦唱。
油葫蘆。俺娘不帶酒時常教髻歪。一鼻凹
是。是。堪堪兩鬢雪霜白。我則道過中年人老來。

顏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折倒的我形
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似恁的女殘疾不敢怨
娘毒害。則嘆咱年月日時該。
鴛云 你則管說甚麼。快打扮了。則怕有客來。
旦唱天下樂則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想別人家奴胎也得箇自在。輪到我根脚里都世襲了烟月牌。管甚桃李開。風雨篩。更問甚青春不再來。末引二外上云。走了這半日。人說這是裴媽媽家。不好進去。我咳嗽一聲。
鴛云 是誰在外邊。出

見科云 原來是三位老大人。請裡面坐 末

外見鵠科云 媽媽祇揖 鵠云 與奴孩兒。

來陪三位老大人。快擺卓兒看酒來 旦覷科

云 恠他娘見了三箇秀才。略明。怎生便教看

酒 唱 醉扶歸 送了幾輩兒茶員外。都是

這一付兒酒船臺。俺娘喫不的葷腥。教酒肉撈

待覷壓噫的新黃菜。他手裡怎容的這幾箇酸

寒秀才 云 我知道了也 唱 八分里又

覷看上那條烏犀帶 旦出見科云 三位萬

福末外云

大姐祇揖了

旦唱

後庭花

這里是風塵烟月街。又不是王侯宰相宅。我忙

羞笑臉兒迎將去。學士是甚風兒吹到來。末

云久慕高名。特來一拜。旦唱是幾箇俊

英才。偏他還咱一拜。怎做的內心兒不散色。

旦云敢問官人。尊姓大名。末云小生是

侍郎白居易。這二位是學士賈浪仙。孟浩然。因

公衙無事。換了衣服。來街市閑行。久慕大姐德

容。一徑的來拜望。旦云不敢。學士大

人不棄下賤。小酌三五如何。末云。不當取。

換。且把酒科。末接酒科。賈云。今日幸。

遇大姐。咱多飲幾盃。孟云。我還有人求的。

幾首詩來了。休喚醉了。且唱。金盞兒。一。

箇笑呷呷解愁懷。一箇酸溜溜賣詩才。休強波。

灞陵橋踏雪尋梅客。便是子猷訪戴。敢也凍回。

來。喏。這里酥烹金盞酒。香搵玉人腮。不強如前。

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外賈孟做意科云。

我醉了也。咱回去罷。末云。再叙一會。怕做。

甚麼

旦唱

後庭花

你待賺鰲魚釣頰。願

心想與劉伶粧布袋。我這恹臉兒奸如鬼。他每
酒腸兒寬似海。暢開懷。今人不飲。古人安在哉。

搗云

二位學士醉了。侍郎再住一住。

賈孟

云

樂天侍郎。咱且回去。

明日再來。

末云

年白裡打攪了這一日。怎生就空去了。

旦唱

金盞兒

我不曾流水出天台。你甚麼走馬到

意臺

末云。定害了這一日。

旦唱

更待

要秦樓夜訪金釵客。索甚麼惡茶白賴。鬧了綠

揚街。世兀那酒喪門臨本命。餓太歲犯家宅。雖

是帶待這兩箇窮秀士。推當一百日無光災。

賈孟云 咱去罷。則管纏甚麼。 韓云 白大

人要住下。着這二位打攪的荒。 末云 小生

有心待住下。二位醉了。不好獨回。待小生送他

回去。明日自己再來。只是大姐費了茶酒。定害

了這一日。容小生陪補。 旦云 白大人說那

里話。 唱 賺煞 稍似間有些錢。抵死里無

多債。權做這場折本買賣。若信着俺當家老奶

把惜花心。七事兒分開。哎你箇俊多才。不是我相擇。你更怕辱來着俺門前下馬臺。俺娘山河易改。解元每少恠。云白大人記者唱怕你再行踏。休引外人來。下末外隨下扮憲宗駕引一行上云。勵精圖治。在勤民。祖舜宗堯。德政新。格致功多求實効。最嫌浮躁事。虛文。寡人唐天子是也。承祖宗功業。嗣守天位。自安史之亂。藩鎮強盛。寡人用裴度之謀。漸次削平。爭奈吳臣中多尚浮華。各以詩酒相勝。

不肯盡心職守。中間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等。只以詩文自娛。誤了政事。若不加譴責。則士風日壞。左右傳與中書省。可將白居易。劉禹錫。江州司馬。柳宗元。柳州司馬。劉禹錫。播州司馬。如勅奉行。左右云。願聖旨。駕回宮中去了。未扮白居易上云。小官白居易。平生以詩酒為樂。因號醉吟先生。目今主上圖治心切。不尚浮躁。將某左遷江州司馬。刻日走馬之任。別事都罷。只是近日與裴興奴相伴頗洽。誰料又成遠

別須索與他說一聲。我去的也放心。下正
旦上云。妾身裴興奴。自從與白侍郎相伴。朝
來暮去。又早半年光景。相公在妾身上。十分留
意。妾身再不留人。將有終身之托。近日聞的人
說。白相公左遷江州司馬。就要啓行。天嚳誰想
有這一場惡離別也。梅香安排下酒。殺相公來
時。與他餞行。末上見旦科云。大姐實指
望相守永久。誰想又成遠別。旦云。妾之賤
軀。得事君子。誓托終身。今相公遠行。將誰是托。

兀的不閃殺人也。
末云：小官這一去，多則
一午，少則半載，回來再相會也。
旦云：只是
時間放心不下。梅香將酒來與相公奉饌一盃。

把酒斟旦唱

端正好
快子有意送君行。
無計留君住。
怕的是君別後有夢無書。
一罇酒盡青山暮。
情慘切。
意躊躇。
我搵翠袖淚如珠。
你帶落日踐長途。
相公你則身去心休去。
云：相公此別之後，妾
才再不留人。專等相公早些回來。
末云：大

姐則要你專心守志者。小生決不相負。我去也。
下 旦隨下 搗兒上云 自從白侍郎去了。
孩兒與奴。也不梳粧。也不留人。只在房裡靜
坐。俺這唱的人家。再靠些甚麼。昨日茶房裡張
小閨來說。有箇浮梁茶客劉一郎。要來和孩兒
一會。孩兒百般不肯。今日他說要自來。等來時
再做計較。丑扮小閨引淨上 淨云 小子
劉一郎是也。浮梁人氏。帶着三千引細茶。來京
師發賣。聽的人說教坊司裴媽媽家有箇女兒。

名是興奴。昨日央張二哥說知。老媽叫我今日
自去。走了一會。來到門首。丑先進去見鵠云

老媽劉員外來了也。鵠云請進來。淨

見鵠云。老媽拜揖。鵠云客官拜了。淨

云。久聞令愛大如菱名。小子有三年引茶。特

來仙院。賈笑道歉。鵠云俺孩兒只為白侍

郎再不留人。我如今叫他出來。好歹教他伴你。

若再不肯。你寫一封假書。只說白侍郎死了。他

想必肯了。丑云此計大妙。鵠云興奴

孩兒有客在此。正旦上云。妾身裴興奴。自

從與白侍郎相公別後。儘着老虔婆百般啜哄。

與奴再不肯接客。適聞有一箇茶客劉一郎。待

要與我作伴。我那里肯從他。爭奈老虔婆被他

錢買轉了。似這般怎生是了。好煩惱人也呵。唱

正宮端正好。命輕薄。身微賤。好人死了萬萬

千千。世間兒女別離偏也。數不上俺那陽關怨。

云。閃殺我也。相公呵。教我倚靠何人。唱

滾綉球。你好下得白解元。閃下我女少年。道

不得可憐而見。他又未曾故違着天子三宣

云。說白相公吟詩喫酒悞事。前人也有這等

的唱。子那長安市李謫仙。他向酒裡臥酒

裡眠。尚兀自得貴妃捧硯。走馬在五鳳樓前。偏

教他江州迭配三千里。可不道吏部文章二百

年。唐天子甚納士招賢。且見鵠科云。母親

叫你孩兒怎麼。鵠云。白侍郎一去。杳無音

信。喲家柴米俱乏。怎生過活。如今浮梁劉官人。

有三千引茶。且又標致。你留下他。賺些錢養家。

三云 母親我與白侍郎有約在前。我再不留
人了。搗云 我說你也不信。請劉官人自來。

和你說。淨見旦科云 大姐作揖。小子久慕

美名。擎着三千引茶來與大姐悟脚。先送白銀

三十兩。做見面錢。旦云 過一邊去。好不知

高低。我做了白相公之妻。怎與你為伴。搗云

你不肯陪伴劉員外。白侍郎夫人。敢豈氣了

也。旦唱 倘秀才 這姻緣成不成在天。你

休見兔兒起呵漾。情知普天下度婆那一箇

不愛錢

云

劉員外呵

唱

貴公子趙平

原。你也要過遣

淨云

尔家是賣俏門庭。我

來做一程子弟。你不留我。倒傷犯我

且唱

滾綉毬

這是我逆耳言。你戀纏纏着舞裙

歌扇。這兩般兒。曾斷送了人家緣。劉員外。你若

識空便。早動轉。到落得滿門良賤。你覷着。陷人

坑。似誤入桃源。我怕西擔脫了孤館。思鄉客。三

不歸了。風帆下水船。枉受熬煎

淨云

小子

既來你家。不必說閑話。咱兩箇喫鍾酒兒也罷。

做勸酒科

旦云

掣開我不喫

梅香云

好賤人。上門好客。怎生不順從。和錢賭帳。就

打死這奴才

旦唱

呆骨朶

我覷眼前人。

願臥底休相見。我又不曾着。你臉上直拳。好生

地人也似揪他。他驢也似調養。他着酒兒將咱

勸。我索朶做糕糜。我須打是惜罵。是憐。娘呵

省可。身虧。妙餓。煎

梅云

員外這小賤人不

聽我說。只想白侍郎。員外多掣些錢來。我嫌與

你將去

淨云

隨老媽要多少錢。

小子出的

起

旦云 我心在那里。你則管胡纏我。唱

倘

秀才 這些時。但合眼。早懷兒裡夢見。則是

俺

喫倒賺江州樂天

搗云 見鐘不打。更去

飲

銅。樂天樂天。在那裡哩。淨云 小子也看

的

道。咱做一程夫妻。也不讓他。旦唱 誰教

你

悶向秦樓列管絃。劉員外休信我醉中言。說

則

說在前。云 天哪。怎生教我陪伴這樣人

也

唱 滾綉毬。往常我春心寄錦牋。離情

幾

斷絃。風流煞謝家庭院。到如今刻地教共猪

同眠

淨云

大姐仕路上大官。都是我鄉

親。小子金銀又多。又波浪。你不陪我。却伴那樣

人

旦唱

那厮正拽大拳。使大錢。這其間枉

勸。直到夢撒撩丁也。纔子四聖歸天。想他那蒙

山頂上春風細。肯分地。洋子江心月正圓。也是

天使其然

外上云

小人是江州一箇皂隸。

俺白司馬老爹在任。偶感病症。寫了這一封書。

教送與教坊司裴興奴家。寫卡書。相公就死

了。小人不免稍與他去。走了半月。方到京師。問

人說這里是他家。不免進去。

做兒。搗科。搗

云。大哥是那里來的。外云。我是江州白

司馬老爹差來下書的。搗云。你老爹好麼

外云。俺老爹打發了書。就死了也。搗云。

誰這等說。挈書來。外呈書科。搗云。孩

兒你看。旦接書念云。寓江州知宋白若易。

書奉裴小娘。曩在宅上接貼。自別來。魂馳夢想。

時刻不離左右。滿望北歸。以償舊約。不料偶感

時疾。醫藥不効。死在旦夕。專人走告。勿以死者

為念。別結良緣。以圖永久。臨楮不勝哽咽。伏惟

鑒亮。旦哭科。相公痛殺人也。搗云。孩

兒不必說。你今番可嫁劉員外罷了。淨云。

小子可等着了。下。旦唱。叨叨令。我這

兩日上西樓。盼望三十徧。空存得故人書不見。

離人面。聽的行鴈來也。立盡吹簫院。聞的聲馬

嘶也。目斷垂楊線。相公呵。你元來死了也麼哥。

你元來死了也麼哥。從今後越思量恰便是冤

魂現。淨云。老媽既許了親事。小子奉白銀

百兩為聘禮。小子歸家心切。就請小娘子上船。
滿云。老身已許了你。豈肯退悔。就打發孩
兒去罷。旦云。罷罷。劉員外既要成親。容
我與相公湊一梳漿水。燒一陌紙錢。咱。淨云。
這也使的。旦燒紙錢。哭云。相公你別
殺我也。唱。倘秀才。相公你往常出入在
皇宮內院。子合生死在京師帝輦。也落得金水
河邊好墓田。劉員外你且離了我根前。也從來
有些腼腆。滾綉毬。相公你文章勝賈浪仙。

詩篇壓孟浩然。不能爲侍君王九重金殿。怎想

他短卒律命似顏淵。今日呵撲通的銚墜井。支

楞的琴斷絃。怎能勾眼前面死魂活現。你若看

靈聖呵顯形影向月下星前。則這半提淡水招

魂紙。相公當得你一盞陰司買酒錢。止不住雨

淚連連。且化紙料唱醉太平。燒一陌

紙錢。叙幾句衷言。待不啼哭夫乃婦之天。拋閃

殺我也少年。子見一箇來來往往旋風足律即

留轉。說的我荒荒獐獐手脚滴羞都蘇戰。一箇

俏魂靈不離了我打盤旋我做人的解元 淨

云 娘子紙也燒了。夫婦之情也盡了。請上船

罷 旦唱 一煞 興奴你早子不滿梳絰髮

挑燈剪一炷心香對月燃我心下情絕上船恩

斷怎捨他臨去時舌奸至死也心堅到如今鶴

歸華表人老長沙海變桑田別無甚掛戀 須索

向紅蓼岸綠楊川 淨云 娘子行罷哭到幾

時 旦唱 二煞 少不的聽那驚回客夢黃

昏犬聒碎人心落日蟬止不過看萬頃清江落

對雙白鷺。對千里青山。聞兩岸啼猿。愁的是三
秋鴈字。一夏蚊雷。二月蘆烟。不見他青燈黃卷。
却索共漁火對愁眠。詞云 員外等久了去

罷

旦唱

三煞

喫緊的大姨夫緣分咱身

上淺。老太母心腸。這壁廂偏。誰想司馬墳邊彩
雲零落。茶客船頭。明月團圓。娘呵你早則皂裙
兒拖地。拄杖兒過頭。髻髻兒攢雲。却怎捱這沒
程限的寶娥冤。云 母親。我是你親生之女。
替你掙了一生。只為這幾文錢。千鄉百里賣了

我。母親好狠也。唱 四煞 怎想他能推磨

扇似風車轉。更合你夢見槐花。要黃襖穿。我虛

度了三旬。是這婆娘親女。受用了十年。是這趙

媽媽金蓮。我也曾前廳上待客。後閣內留賓。只

不曾坐車上當轅。偌來大窮坑火院。子央我一

身填。云 罷罷罷。母親我也顧不着你了。我

去也。淨云 老媽小子去也。旦唱 尾煞

不付能一聲金縷辭歌扇。到也聽半夜鐘聲到

客船。少年人苦痛也麼天。狠毒娘好便的也波

好隨的方就的。又分的惡。別的賢。文
愛的親娘不顧。應娘愛的女兒不樂。願。今日我
前程事已然。有一日你無常事到九泉。子願火
鍊了。你教油鑊滾滾煎。碓搗罷。教牛頭磨磨研。
直把你。你念到關津渡口前。活咒到天涯海角
邊。都道這風塵是夙緣。明理會得窮神解。不的
冤。娘呵。你子把我早嫁潯陽一二年。怎到的他
乾。賤江州四千里遠。下 淨鶻同下 正末

上云 小官白居易。自左遷司馬。來此江州。又

早一年光景。昨日驛中報來。說故人元微之有事江南。從這里過。不免分付左右。預備酒殺。伺候。則箇外扮元微之上云。小官姓元。名稹。字微之。見任虜訪使。昨蒙聖恩。差來採訪民風。經過江州。此處司馬白樂天。是我契友。不免上岸。探望他一邊。來到這州衙門首。左右報覆相見科。末云。微之。那廂風吹得你來。使小生蓬筚生光。外云。樂天久居江鄉。年暮殊高。小生常切懷抱。奈官守不得相從。今幸遇

其便。再瞻眉宇。豈勝慶幸。末云。左右將酒

過來。微之少屈片時。外云。不必留坐。小生

行李俱在船上。小生正要與樂天久叙一會。可

將這酒席移到船上。送我一程如何。末云。

下官亦有此心。咱就同去罷。左右快携酒殺來

者。同下。淨上云。小子劉一郎是也。今日

有三官人相邀。與奴大姐好生看家。小子喫酒

去來。下。淨上云。妻身裝興奴。不想狠

毒度婆。為我不肯留客求食。把我賣與茶客劉

一卽爲妻。隨他茶船。來到這裡。問人來說這裡
正是江州。那單俠喫酒去了。不在船上。對着這
江天景物。想起俺故人樂天。好傷感人也。唱
雙調新水令 正夕陽天濶。暮江迷。倚晴空楚
山疊翠。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誰倩王維寫
愁入。畫圖內。駐馬聽 常教他盡醉方歸。是
他拂茶客青山沽酒。伴着我死心搭地。是兀
那隱離人望眼釣漁磯 云 這江不是滿
唱 則是逝流花草。武陵溪死囚風月藍橋驛。

直恁天濶鴈來稀。莫不衡陽移在江州北。
云

天色將晚。那廝喫酒去了。甚時回來。梅香拂
了床。我自家睡了罷。
唱 步步嬌 這箇四

幅羅衾沒巴臂。不到難擔風流壻。從做起。常子

是獨自托冰藍兩頭兒恨。恁的般受孤恁。知他

是誰喚你做鴛鴦被。
云 待自己睡些箇。怎

生睡得着。梅香將琵琶過來。對此明月。寫我愁

懷。
唱 攪箏琶 都是你箇琵琶罪。少歡樂

足別離。為你引商婦到江南。送昭君在塞北紫

檀面拂金猊。越引的我傷悲。想故人何日回歸。

生被這四條絃撥俺在兩下裡。到不如清夜聞

笛。旦做彈琵琶科。末同外上云。來到這

舟中。一江月明。萬頃滄波。秋光可人。咱慢慢的

飲幾盃。做聽科。外云。那裡琵琶響。末

云。你將船棹近些。做移船科。末云。這

琵琶不是野調。好似裴興奴指撥。外云。左

右的你請他過來彈一曲。左右見旦云。小

子。那邊船上兩位老爹。教請一見。旦云。

我就去 做兒求認科 旦唱 鴈兒落 我

則道是聽琴的鍾子期。錯猜做待月的張君瑞。
又不是歸湖的越范蠡。却元來是遭貶的白居易。
旦廻避科 末云 與奴。你躲我怎麼呢

旦唱 小將軍 肯分的月色如白日。他不
說我的知是鬼。相公怕你要做好事與奴儘依
得。你則依漸漸來跟底 末云 與奴你是甚
意思。越躲的遠了 旦唱 沉醉東風 我觀
覷了衣服樣勢。審察了言語高低。煞恁的你且

靠那邊。湏是生人氣。這些兒箇好生商議。

旦取錢投水科。末云。你丟錢怎的。旦唱。

我爲甚將幾文銅錢。漾在水裡。便死呵也博。

箇團圓到底。末云。與奴你近前來。旦又。

認科。末云。你如何來到這裡。旦云。相。

公你做的勾當。弄的我這等。還推不知。唱。

撥不斷。但犯着喫黃蘗。都不是好東西。想着。

那引簫娘。寫恨書千里。搬情女。離魂酒一盃。携。

文君逃走琴三尺。您秀才。每那一棒兒。不該流。

適末云我自相別來此江州無時不思大

姐只是無心腹人不好寄書去你却等不的我

回家就跟着這商船來了倒說我的不是

悲科云苦死人也教我一言難盡末云

你說旦云自從與相公分別之後妾再不

肯留人專等相公回來以諧終身之托不想老

度婆逐日撻開百般唆哄妾身只是不從那一

日走將箇茶客劉一郎來帶的錢多要相伴我

妾抵死不肯老度婆和這蠻子設計送到相公

一封書說相公病危死了。妾捱不過度婆貪錢。把妾賣與他。來到這裡。聽的人說是江州。妾身正要打聽相公箇消息。今日那單保又喫酒去了。妾身思想無奈。對月彈一曲琵琶遣懷。不想得見相公。實天賜其便也。這位相公是誰。求云是我心友。應訪元大人。永悲科。外云樂天不必煩惱。這所捏寫假書。妾稱人死。騙人妻妾。自有罪犯。慢慢治他。末云適間做了一篇琵琶行。寫在這裡。大姐試看則箇旦

按科念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
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
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
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
欲語遲。移舫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
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
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咽。似訴
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
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

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
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
冰下灘。水泉冷澌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
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鐙乍冷冰
漿迸。鐵騎突出鎗刀鳴。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
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
白。沉吟收撥揅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
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
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

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細
顏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
明年。秋月春花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嬈死。暮去
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慈親逼作商人
婦。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
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嘆息。
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況是
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卧病潯陽城。潯
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

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
啼血猿哀鳴。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咽嘶難為
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再明。莫辭更
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父老。
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聞人
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淚
。旦云 相公好高才也 貼荒上云 姐姐真
外面來了也 旦唱 掛搭沽 恰打筭別離
苦况味。見小玉言端的。又驚散鴛鴦兩處飛。唱

須索權迴避。我這裡淹粉浹。懷愁戚。忙蹴金蓮

緊蕩羅衣。

外末閃下

淨帶酒上云

大姐

那裡。小子醉了也。扶我一扶者。

旦唱

沽美

酒。我則道蒙山茶有價例。金山寺裡說交易。

每日江頭如爛泥。把似噏不的少喫。則被你殃

煞我喫敲賊。

太平令

常教我羨鷗鷺。鴛鴦。

貪睡。看落霞孤鶩齊飛。

淨云

大姐過來。架

着我睡去。

旦唱

聽不止蠻聲獠氣。到敢恁

煩天惱地。樓只抱只愛你。休醉漢扶看越醉。

淨云 我要到的老婆。如何不伏侍我。我醉了

旦唱 川撥棹 厮禁持。這是誰根前撒帶

滯。喫得來眼腦迷希。口角涎垂。覷不的村沙樣

勢。也是我前緣厮勘對。七弟兄 從早至晚

夕。知他在那裡。却是甚夫妻。撇得我孤孤另另

難存濟。我淒淒楚楚告他誰。你朝朝日日熏熏

地 淨做醉睡科 旦云 這厮醉的睡着了。

我如今就過白相公船上。去罷 昌 梅花酒

我子待便摘離。把頭面收拾。倒過行李。休心意

徘徊。正愁煩無了期。正末上云。大姐叫我

怎的。旦云。單休沉醉睡着。妾隨相公去罷。

唱。恰相逢在今夕。相公你更候甚的。和俺

有情人共商議。那單休正昏聩。團圓鏢你拏只。

江茶引我擡起。比及他覺來疾。收江南。我

教他滿船空載月明歸。三更難撥棹歌齊。我這

画船權做望夫石。再不能住只。却不道五湖西

子嫁鴛夷。末云。越此秋清夜靜。咱把船來

撐開。他那里尋去。外云。樂天。等小官回朝。

奏知聖人。取你上京。先奏辯此事。決得與嫂子。

明日完聚

末云

此計甚妙

旦唱

水仙

子

再不見洞庭秋月浸玻璃。再不見鴉噪漁

村落照低。

再不聽晚鐘烟寺催鷗起。再不愁平

沙落鴈悲。

再不怕江天暮雪霏霏。再不愛山市

晴嵐翠。

再不被瀟湘暮雨催。再不盼遠浦帆歸

末云

誰想今日又重相會。使初心得遂。實

天所賜也

旦唱

太清歌

莫不是片帆飽

得西風力。

怎能勾謝安携出東山妓。此行不為

鱸魚膾。成就了佳期。無箇外人知。大膽姜維。何
疑。那廝正販茶船上。偃仰和衣睡。黑嘍嘍鼻息
如雷。比及楊柳岸秋風喚起。人已過画橋西。
二煞。咱兩箇離愁。雖似茶烟濕。歸心更比江
流急。離江州謝天地。出烟波漁父國。折莫他耳
聽春雷。茶吐鎗旗。着那廝直趕到五嶺三湘建
溪乾。相思九萬里。未了。開了船去罷。旦
唱。雙鴛鴦煞。若不是浮梁茶客十分醉。怎
奈何江州司馬千行淚。早子你低首無言仰面。

悲啼。暢道情血痕多。青衫淚濕。不因這一曲琵琶。成佳配。淚似把推。發添滿潯陽半江水。同
下。淨做酒醒荒上云。喫的醉了。一覺睡著。
醒來不見了大姐。可往那里去了。只怕落在江
中。怎麼箱籠開著。一定是走了。地方等人等人
粉地方一行上云。這船上是甚麼人。半夜
三更。大呼小叫的。淨云。是小子新娶的小
娘。不知走的那里去了。地方云。你胡說。這
明月滿江。再無一隻舡。只是你這舡在此。是往

那里去了。想是你致死了。故意找尋。我駕你州
衙里見官去來。裏鎖淨下。外上云。小官
元稹。前者江南採訪回來。面奏聖人。說白居易
無罪。遠謫。蒙聖人可憐。已將他宣喚回朝。仍復
舊職。他謝恩畢。他便奏說。劉員外計騙人妻。假
稱死亡。蒙聖人准歸本夫。今日旨意下來。御斷
此事。只得先報。樂天知道。下。駕一行上云。
寡人唐天子是也。昨日廣訪使元稹。奏白居
易無罪。遠謫。朕也惜他才華。已取回京。復他侍

郎舊職。他又奏說側室裴興奴。原是樂籍。他去
之任。被茶商劉一郎。妄報他死。拐騙為妻。昨在
江州撞見奪回。於例該歸前夫。左右的宣白居易
易來者。左右云。領聖旨。白居易安在。聖人
呼喚。正末上云。小官白居易是也。前蒙放
逐江鄉。多虧故人元微之保舉。蒙聖人宣取回
京。仍復原職。小官又將裴興奴之事奏聞。聖恩
許歸與我。今日朝堂宣喚。須索走一遭去。尋到
朝前也。進見則箇做見駕科。末云。侍郎

臣白居易。欽取回京朝見。舊云卿在江州。

多有辛苦。爾所奏裴興奴被人計騙。例該仍歸

前夫。但中間緣故未詳。必須宣裴興奴問箇端

的。左右云。領聖旨。裴興奴安在。聖人呼喚

里。正旦。魁梳上云。誰想有今日也。與奴質

本下賤。幸得瞻天仰聖。非同小可也呵。唱

中呂粉蝶兒。秋月春花都出在侍郎門下。投

至博得箇富貴榮華。恰便似盼辰勾逢大赦。得

樂天改嫁。今箇聖旨宣咱。吉和凶索問天買

卦

云

來到這朝前好忙人也

唱

醉春

風

又不比順子弟意前行就郎君心上打子

見兩行武士列金瓜。這里敢不是要要交我與

樊素齊肩受小蠻節制。聖機難察

左右云

宣到裴興奴當駕

旦拜謝科

唱

迎仙客

無禮法婦人家。山呼委實不會他。子辦得緊

低頭忙跪下。願陛下海量寬洪。聽臣妾說一套

兒傷心話

駕云

那婦人是裴興奴

旦云

臣妾便是裴興奴。駕云。你將始末緣由。

細細說來。不可欺隱。且唱石榴花。妾自

來焚雲湘水度年華。誰樂這生涯。俺娘門兒倚

定等鴈行叉。當日見他。放了旬假。老虔婆意中

只待頻獲刮。先陪了四餅酒十餅香茶。其間一

位多奸詐。只待要大雪裡探梅花。鬪鵲鴉

一箇待咏月嘲風。一箇待飛觴走筆。談些古是

今非。下學上達。一箇越子心腸到手滑。奏陛下

得這車馬盈門。便是錢龍入家。云妾奉教

坊樂籍。師曹善才學成琵琶。忽一日侍郎白居易

易放假。同孟浩然賈島到姜家喫酒。姜因留伴
白侍郎。因此認的。駕云。既如此。怎生又有
後事。旦唱。上小樓。俺那白頭媽媽年紀
高大。見他每帶繫烏犀。衣著白襴帽。裹烏紗。怎
生地使手法。待席罷。敲他一下。倒噎的俺老虔
婆血糊淋刺。么。從此日娘。嗔女。姜愛他。愛
他那走筆題詩。出口成章。頂真續麻。子是他百
般地奶奶行。過從不下。怎當那獠姨夫物。擡高
價。云。姜身自從見了白侍郎。俺那虔婆見

他是箇官人。心中要敲他一下。不想又沒甚麼
大錢。度婆埋怨。要阻絕開。妾見侍郎人品高才
華富。遂有終身之托。只是打發不下老度婆。不
想又走將這箇茶客來。駕云。這茶客來却
怎生地。且唱。紅芍藥。那厮每販的是紫
草紅花蜜蠟香茶。宜舞東風鬪蝦蟆。巾幘是青
紗。聽不上蠻聲氣。死勢煞。怎比那一弄兒江山
如画。那厮分不的兩部鳴蛙。所事村沙。云。
這茶客是江西人。挈着三千引茶。要來伴宿。妾

因侍郎分上。堅意不從他。

唱

紅綉鞋

他

有數百塊名高天下。兩三船玉屑金芽。也待似
賈誼昔日困長沙。說到那堪傷處。對聖主訴冤
咱。都是那寄哀書的該萬剛。

云

老虔婆與

茶客設計。寄假書一封。說侍郎死了。使妾無倚。

逼令嫁與茶客。駕云。既有假書。你如何張

主。旦唱。喜春來。道是江州亡化白司馬。

因此上飛入尋常百姓家。俺那愛錢娘一日坐
八番衙。不由妾不隨順他。有分看些箇駝腰柳。

釣魚槎

云 度婆不由分說。把妾嫁與茶客

駕云

既嫁茶客。怎生又歸白氏 旦唱

普天樂

到潯陽。無牽掛。弔英魂何處。渡口殘

霞。思往事。空嗟呀。半夜燈前長吁罷。淚和愁付

與琵琶。寒波漾漾。芳心脉脉。明月蘆花 駕云

你怎生得見白居易來

旦唱 快活三

俺本待蘭舟看月華。見漁燈映薰葭。他便似莽

張騫天上泛浮槎。他可原來不曾到黃泉下

云 那一夜茶客不在。妾身對月理琵琶。忽見

別紅二客。細觀之。乃是白侍郎。方知不曾死了。
妾身就跟白侍郎來了。唱 鮑老兒 秀才

每八怪洞裡妖精也。觀看了他。那一箇不色膽
天來大。投到俺啼哭出烟村四五家。夾及殺青
衫袖香羅帕。故人見後潯陽怕。甚水地湫凹。遠
鄉去也長安。避甚水路堯咨。駕云 典奴你
認這文武班中。那箇是白居易。旦做認科
唱 叫聲 這裡都是金馬客。玉堂臣。眼。眼
花。我與你偷睛抹。我向這文武班中試尋咱。

做見三人科云 這是賈學士。這是孟學士。這

是白侍郎 唱 剔銀燈 舊主顧先生好麼。

新女婿郎君煞驚謊。小的每翰林學士行無多

話。你今日酒錢兒中待還咱。從頭認都不差。索

動勞你似陳蕃下榻 駕云 興奴你怎生認

的他 旦唱 蔓菁菜 怎敢謊當今駕。正是

大賒淡酒幫人家。拖狗皮的措大。妾往常酒布

袋將他厮量抹。怎想他也治國平天下 駕云

行人跪者。聽朕判斷 衆跪料 駕云 古

來治國立教。必須扶植綱常。先自閨門爲始。乃可風動四方。裴興奴生居樂籍。知倫理。立志剛方。見良人終身有托。要脫離風月排場。老虔婆羊貪狼狽。逼令改嫁茶商。裴興奴心堅不變。只等待司馬還鄉。老虔婆使奸定計。寫假書司馬身亡。遂將他嫁爲商婦。一帆風送至潯陽。正值着故人送客。聞琵琶相遇。悲傷與故人生死離別。彈一曲情淚千行。放逐臣失家弱女。兩悲啼淚濕衣裳。從前夫自有明例。趁月色奔起倉惶。

今日箇事聞禁闕。斷令您永效鸞凰。白居易仍
居舊職。贊治化東。帶朝堂。裴與奴夫人一品。享
榮華內主。蒸嘗。老度婆。決脊六十。劉一郎遠竄
遐荒。聖明朝從公決斷。一齊的拜謝君王。以爲衆
拜云。感謝聖恩。且唱隨煞。再不去萬
里天涯。你這般愁鬢蕭蕭。將白髮少年心撇罷。
再不去。趁春風攀折鳳城花。遷客那堪送客
行。梧桐霜老。楚江清。舣頭蘭棹。翻雲影。帆尾秋
風。剪月明。鄰画艇。近沙汀。琵琶雄撥斷腸聲。

聲偏入愁人耳。道是無情却有情。

題目 一曲撥成鶯燕約 四絃續上鴛鴦會

正名 潯陽商婦琵琶行 江州司馬青衫淚

江州司馬青衫淚終